

馬六甲紀行

作者：黃天

我長期研究海上交通史，更愛習葡萄牙東航史，除研讀文獻史書外，一有機會，便履地踏查，訪問當地學人，親睹史跡，以與典籍校析。日前，香港國情會贊助香港城市大學燈塔紀行考察組赴馬六甲考研，我獲邀同行，遂得償多年夢想訪遊馬六甲的心願。

此行我們荷承大馬海事局允准，攀進烏丹島燈塔和丹絨端燈塔，方能仔細拍攝和研究，又近距離細察聖保羅教堂前的古燈塔，憑弔教堂殘影，追懷聖方濟各·沙勿略事跡，駐足聖地牙哥古城門，漫步荷蘭紅屋廣場，尋找英華書院舊址，復往荷蘭墓園尋覓米憐夫婦墓塚。也曾乘船蕩遊馬六甲河，顧盼兩岸風光，彷彿看到鄭和率領著船員登岸，受到滿刺加王的歡迎。船員為能在萬裡航途中在此寄港稍歇而歡忭鼓舞。我們又造訪構築在官廠舊址上的鄭和文物館，從而加深瞭解到鄭和何以如此重視馬六甲港的緣由。

在交流活動中，我們拜訪了”永春會館”。一行包括香港太平紳士張伍翠瑤博士、景祥祜教授、何舟教授和他的研究生等。當日出迎的竟是重量級人物拿督林瑞源，他已年逾九十，腰直腿健，不用拄杖，又十分好客，用他那洪鐘般的聲音，為我們細述鄭和駐節馬六甲和馬來西亞華人來居史，說得生動有據，令人欽佩！

”永春會館”軒高堂深，雕樑畫棟，瑰麗華美，並且懸掛了不少匾額楹聯，盡是名家手筆，可見”永春縣”確是人傑地靈之鄉。經向媽祖參禮之後，向右移步，赫然看到家師梁披雲撰書的對聯：

桃李芳馨二百載
源流演漾萬千春

人道是：”他鄉遇故知”，我是異國欣逢老師翰墨。梁披雲(1905年至2010年)師又名雪予，福建永春人，抗日戰爭期間曾追隨陳嘉庚先生團結華僑，號召捐款救國。梁師曾在吉隆坡尊孔中學任教，又任《群益報》總編。1950年在印尼辦華文大學。1966年由印尼回到澳門，組織了歸僑總會，並出任香港《書譜》雜誌社長。我幼居澳門，故能結緣，求教用筆之道。梁師擅行書，蒼勁雅逸，別具氣韻。是書乃九十四高齡之作，仍然雄渾遒勁，真佳構也。

林瑞源拿督又與我們一同訪問了有百多年歷史的培風中學，獲校董會曾昭明先生接見，聽他談了在海外艱苦辦學的歷程，為堅持傳承中華文化，使華僑子弟不會忘掉自己的根。當我們聽到培風中學由初中至高中，仍然要學生臨池習字，就可以知道他們對中華文化教養的重視。他們這種默默耕耘的堅守精神，值得令人感佩！為表交流之微忱，不避謬陋拙劣，將夜來得句小詩，書成小幅，贈呈培風中學留念，以誌文化交流之情緣。

《馬六甲懷古》 黃天

殖民香料黃金夢，佛朗機船耀武功；
滿刺加成麻六甲，香山澳作馬交同。
絲綢茶葉銷西歐，天主耶穌播遠東；
往昔名城留舊影，追懷燈塔照航通。

解讀：葡萄牙人東航，主要為了爭奪香料，藉此亦以武力開拓他們的殖民地。同時不忘《馬可孛羅遊記》中談到的“黃金島”，發其黃金夢。

“佛朗機”，在明人筆下有時是指葡萄牙人，有時又說是西班牙人，更會是西洋火砲。這裏專指葡萄牙配備鎗炮的帆船，他們耀武揚威地由印度洋向東航行。

1511年，葡萄牙人打敗滿刺加國，然後修築城堡，變成他們的殖民地馬六甲港。(馬六甲又作麻六甲)

今天的澳門，本屬香山縣，稱“香山澳”。1553年，葡萄牙人通過種種手段，成功向中國租借了澳門。葡文名“Macao”，用漢字來音譯，就成“馬交”。於是“香山澳”便等同音譯的“馬交”。

葡萄牙人東航至中國沿海，貿易再不局限於香料，而是大量的絲綢和陶瓷。後來，新霸主英國的船隊掩至，他們除了販賣絲綢之外，亦購買大量中國茶葉，運回歐洲。

葡萄牙人東航，伴隨而來的是天主教，傳道先驅聖方濟各·沙勿略(San Francisco Javier)，在日本傳教後，更大的宏願是向中國傳道，惜壯志未酬，便病逝上川島。後來，繼承其志者，有羅明鑑(Michele Ruggieri)、利瑪竇(Matteo Ricci)等人。十九世紀初，新教(基督教)積極向東方傳播，派來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)、米憐(William Milne)等傳教士，其中譯成華文的讀物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》(Chinese Monthly Magazine)便是在馬六甲編印，隨後散發到南洋和中國去。

昔日名城馬六甲，2008年列入世界歷史文化遺產，從其古蹟名勝，可以細味那滄桑舊影。

馬六甲的古燈塔，照示過古人，也毫不吝嗇地為今人服務，引導往來馬六甲海峽的船隻通航。